

善捐

个月的薪水，寄给了他。

年底，我回老家，校舍修好了，换了钢窗，墙面刷了白灰，还在正面升了一个二层楼。同时，在操场靠近马路的地方，竖了一个一米来高的功德碑，刻着捐款者的名字。第一行只有一个人，字号有拳头大小，说是捐款二十万，后面的人在千元以下，少的也有二十元，共有百把人，我排在第四行。

第一行的那位比我矮一年级，考入北京一个著名学府，毕业后留在国家财政部工作，据说是某部长的秘书，后来做到厅级领导，现在大约也退休了。

我问，这二十万是怎么回事？刘校长说，我找他了，他说正好要去安徽出差，会过问的。后来就到安徽，找省财政厅化缘十万元，又由一个处长陪着到市财政局，市局领导说，我们这里拖欠太多，实在困难，但既然惊动了领导，就给五万吧。那学弟不依不饶，又缠着市局一个科长去了县财政局。县局领导说，我们没钱，但这是分内事，也凑五万吧，不过以钢筋水

泥抵款。事情于是做成了。

2000年后，那墙体颓圮，实在成了危房，又由于学生越来越少，由高峰期千把号人锐减到一二百人，政府便重新起灶，在不远处另建了新校舍，是一栋三层楼，加一排平房，还圈了很高的院墙，比原来的条件要好不少。

原来的校舍后来成了制衣厂，再后来关闭，又无人问津。我曾多次进去看过，后三面的房子都塌了或接近坍塌，里面长满蒿草，成了野猫的游乐场。至于那功德碑，据说有人扛回家做了厕所的蹲板。

近年，农村学校的衰落呈抛物线式的断崖，但不能据此断定金洲人不重视教育。金洲的官名叫培文村，培育文化之意，那观念是深入骨髓的。几十年来，从那里走出数百学子，有的成了官员，有的成了专家。至于现在的孩子，家长们都送到城里读书，再不济也去镇里学校，由家长陪读，这已不是我们那时能相比的。

他们，没有落伍

出：“看看抖音。”果然，一下子就搞定了自驾票。见老爸这次反应比我快，我不禁朝了他一句：紧跟时代潮流。

在外游玩，吃很重要。我的常规动作是打开大众点评、打开定位，直接在附近找个评价不错的饭店，然后打电话过去订位。这次，服务员居然问：“是在大众点评上找到我们店的吗？”奇怪，我在哪里找的店，这里也有玄机？我满肚子的疑问。服务员推荐了抖音上的一个团购套餐。挂了电话，只见老爸朝我嘿嘿一笑：“抖音吃饭又不稀奇，你以前老嘲笑我，其实我早就团购过两次吃饭套餐了。”服务员没骗我，老爸说的也是真的。那晚，我们吃到扶墙出门。

我落伍了吗？我曾一直认为，互联网产业的新浪潮属于年轻人：不做饭，年轻人叫外卖，但老人是看不上的；不去菜场，我们在平台上买菜，可老人觉得眼不见不新鲜……我一直劝我老妈要时髦一点，要多用智能化的产品，要学会省力。我也告诉他们，为了脑子好，不能放弃新生事物。

现在看来，老爸老妈们看不上的是智能时代缔造出的“懒”习惯。日常生活中，他们正在悄然感受这个数字化的时代，就像老妈每天早上听早新闻，早就弃收音机而投奔智能手机；为了给外孙小友听故事，微信公众号用得比我们都要多……

前不久和朋友在上海一家知名的老店新开的饭店吃饭，这又是一桌可以让我扶墙的菜，被我一夸，那位上了年纪的朋友有点小得意，向我展示了她的订餐秘籍，原来又是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小程序“专属小秘书”：“你这个小朋友，不如我了吧。”这话，感觉是一种赶上时髦的小骄傲。

没有人能永远年轻，但永远有人年轻着，和年龄无关，和心态有关。我感觉，身边不少老人的心态并不老，他们在这个充斥着智能的时代里跟着潮流走。也许他们不会刻意地向身边的小辈展示，但事实上，他们正在努力根据自己的需要融入其中，有着自己的节奏，也有自己的兴趣点所在，他们没有落伍。

江湖侠骨已无多

教育或技能教育，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；三是所谓人才教育，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。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“离得很远”。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“士”的情志，平时牢守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”，危难中体现“见危授命”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志节。他说，国难的形成本有其内因外缘，若就内因来说，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，而归根结底，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，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。“教育不知做人做士为何物，因而应该忏悔。”

由此想起前些年喧嚷一时的“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”之争，觉得只要一比照潘公旦先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说的：“在这个‘大时代’里，有的是‘研究教育’‘专门教育’‘技术教育’……而名为教育，实则就

理、工、医、农一方面言，十之八九只是训练；就文、法一方面言，十之八九只是宣传……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也就是说，当下贵为各种场合座上宾的经济学家，其比较优势，不过比普通具有更丰富的经济学知识而已。如果再以传统知识分子也即“士”的经邦济世的理想化标准，去要求处在财富中心的经济学家的人格和品德，或一厢情愿地将其当作公共利益的代言人，那无疑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。

从2000多年前曾子明确指出“士”必须要拥有远大的抱负和坚毅的品格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死而后已，到明末以至今日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天下兴亡的重任一下由高高在上的“士”降到普普通通的“匹夫”，认真想来，实在颇多意味。还是《国际歌》唱得好：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！”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金洲小学是1958年大水后建成的。此前有没有小学，有几所，在哪里，有多少学生，罕有人关心。人总是活在当下，关心喂马劈柴，忽略周游世界，但当下却有自来处，前世的因往往会结成今生的果。

那学校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，每面五个教室，其中一面是教师的宿舍。那时候已经有了公办教师，这在金洲也是破天荒的事，但隔江渡水，他们不得不住校。

到了1970年代，随着人口猛增，又建了初中部，校舍顿时拮据，就在四合院后面建了两栋红砖平房。1990年代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初见成效，新增人口大幅回落，学生锐减，就将初中部砍了。从那时候起，金洲小学的校舍一直维持原状，越来越破，越来越令人心疼。

1996年，同学刘哈昭突然写信给我，说他回校当了校长，打算化缘二十万元，重新修葺校舍。他反问，作为从这里走出来的学子，你是不是也要捐点钱呢？我就掏了三百元，大约是一

◇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很多人说，电子产品和网络世界的快速发展，让老人们被社会慢慢淘汰，让他们离开新生事物越来越远。但最近的几件事让我对此观点有了颠覆性的看法。退休后有闲有钱又会玩的老年人紧紧跟着时代的节拍，而每天对着电脑的我，反倒有点烟火气不足。

想着两个孩子和老爸一年没怎么出去旅游了，今年2月，我们举家去了苏州无锡。出门旅游，我总是全家的领队。那天，到苏州石公山景区门口，我准备买票，刚准备扫码付钱，检票口的工作人员悄悄提醒我：“去看看抖音，上面好像能买4折票。”抖音？我偶尔会在抖音上发一些我家儿女充满童趣的视频，这里还能买打折票？老阿姨手把手地教我，让我淘到了货真价实的便宜票。

我从老阿姨那里学的这一招，第二天继续发挥了作用。我们计划去穹窿山。朋友告诉我，上山可以以车代步，会轻松很多。但怎么买自驾票？大概受到前一天特价票的启发，老爸脱口而

◇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《论语·泰伯》中曾子有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”一说。“仁以为己任”，这是“士”最大的特点。孔子说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；己欲达而达人。”“以为己任”，就是勇于承担这一重任。2000多年来，人们以之作为“士”的“原始教义”，并遵行不违，因此余英时说：“根据西方的标准，‘士’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，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‘知识分子’的功用。”

抗战期间，潘公旦先生曾写过《国难与教育的忏悔》一文，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，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，总括起来说就是，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“人”、做一个“士”。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：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，目的只在普及，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，教大家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；二是职业